



紫微青春馆

至尊白金版

《大唐双龙传》

卷终的小女孩明空，
六十年后登临大宝，睥睨天下。
新一代邪帝龙鹰崛起武林。邪帝、
女帝由此展开长达十数年的争斗。

全球华人武侠盛宴

武侠宗师黄易蛰伏多年后，
重出江湖的巅峰之作！

超越《大唐双龙传》，
另一武侠经典。

日月当空

日月 当空 武动 乾坤

黄

◎作品

贰



董云◎作品
贰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当空(至尊白金版)贰 / 黄易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02

ISBN 978-7-5438-8961-3

I. ①日… II. ①黄…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2681号

日月当空(至尊白金版)贰

著 者 黄 易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策 划 编辑 熊 嵩

执 行 策 划 王雄成 杨翔森

责 任 编辑 夏新军

装 帧 设计 彭意明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02月第1版

2013年0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961-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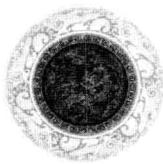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第18章	第17章	第16章	第15章	第14章	第13章	第12章	第11章	第10章	第9章	第8章	第7章	第6章	第5章	第4章	第3章	第2章	第1章
携美遨游	击东逃西	祸福无门	江上逞威	力退强敌	追求妙着	巧擒大盗	全力缉凶	任重道远	行动时刻	无上智经	阴谋诡计	一个身份	播种收割	投石游戏	因缘巧合	仙魔之战	爱情赌约
142	133	124	116	108	100	092	084	076	068	059	051	043	034	025	017	009	001

目 录

第36章	第35章	第34章	第33章	第32章	第31章	第30章	第29章	第28章	第27章	第26章	第25章	第24章	第23章	第22章	第21章	第20章	第19章
魔凡之别	出嫁从夫	风流女冠	校场比武	飞天神遁	迟来之约	三军未动	久别重聚	回到神都	仙情仙趣	逃出生天	美女统帅	故友相逢	突厥国师	虎跳之峡	混进敌帮	人口贩子	偷天换日
.....
290	282	274	266	258	250	242	234	225	217	209	201	192	184	175	167	159	150



第
1
章

爱
情
赌
约



龙鹰感应到端木菱的仙胎，遂于洛水南陆登岸，有如得到指路明灯般，展开身法，进入岸旁的山林区。

此时雨雪停止，天气转佳，沿途山崖峻峭，石秀泉清，密集成林的参天古木雪铺霜挂，遮天蔽日，想起可在如此幽深雅致的胜景灵地会仙子，魔心变成了一团燃着了的烈焰。

过去几天由于一拨接一拨的人与事，稍有空闲则在思索与武曌秘而不宣、似无还有的斗争，可是来自静斋出尘脱俗的仙子，始终在他内心深处占上一个席位，好像有一根无影无形的红线将他们系在一起。

她的美丽与众不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雅淡飘逸，打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已深深镌刻在他的魔心里。

犹记得与她在观风殿外的初遇，伴随她而来的氤氲仙气攫紧了他的心灵，受激的魔种使他不像其他人因她的仙姿妙态生出自惭形秽之心，反感到她妩媚性感至极，实是任何男性梦寐以求的神物。故而后来与万仞雨说起端木菱，便摆明车马非得到她不可。

他不但要得到她的仙心，还要得到她的仙躯，其他什么她是修天道的女子、方外之人，全不在考虑之列。

隐隐中他感到这是仙胎魔种既相斥又相吸的效应。在魔门史上，只有向雨田和他练成了种魔大法，向雨田一生不近女色，当然也和他那时代的静斋仙子无缘，所以现在他和端木菱的仙魔之争，肯定是史无前例。没有人可对他们的将来做出预言，也没有任何人可猜测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林间现出小路，龙鹰沿路寻去，不一会一座宁逸平和的庵堂出现眼前。

龙鹰大为讶异，因为除端木菱外，他再感应不到其他人。

百思不解时，端木菱在他的心灵版图消失无踪。

龙鹰大吃一惊，如此收发由心的仙功妙法，是他从未想过的，如果只有她感应到自己，而他却感应不到她，那一旦反目成仇，端木菱会变成他无法躲避的“仙患”。

据向雨田所言，只有臻达第十重功法的“魔极”，魔种方可完全敛收，不让其被有禅心的高人感应探测。而现在的自己显然离此甚远。

他隐隐晓得不妙，端木菱这般做当然不是友善的表示。

他再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就像在佛堂初见武曌的情况，又或如昨夜对上法明。

深吸一口气后，龙鹰硬着头皮，步进庵堂。

长方形的迎客室内，端木菱安坐方形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虚位以待的椅子，她造型高古的佩剑横搁桌面，似要与另一方的坐者切割出楚河汉界。

龙鹰在桌子另一边坐下，有点慌了手脚似的从囊中掏出五两黄金，一排放在桌面处，与她的佩剑成双成对。端木菱盯着他，晶莹如玉的花容不见丝毫波动。

上一次是远观，今回是近看，更是乖乖不得了，仿如至深至甜梦境里缥缈难测的女神，终于现踪于凡尘之中。

龙鹰晓得自己的魔种在她钟天地灵气的仙目注视下，不单魔心失守，且是溃不成军。论境界，他仍远比不上她。

龙鹰叹道：“端木仙子是否想取小弟之命？”

端木菱弯月似的秀眉轻轻蹙聚，淡然自若道：“我是凡人一个，受不起仙子的称谓。”

还是首次听到她毫不掩饰下空山灵雨般清甜天籁似的语音，令龙鹰感到自己被引带穿越九重之天，置身遥远和平时可想而知不可即的仙境。听着陌生但动人的仙言，他一时心神皆醉，冲口而出道：“嫁我！”

话出口方知糟糕，但已收不回来，连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说出此时、地、情均不合适的妄言。不由记起也曾对她说过类似的话的花间美人儿。

出乎意料的是，端木菱如不波止水，不见丝毫应有的不悦，平静地道：“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遂兴起遣人往西域求佛法之心，至大月氏得遇天竺大德高僧竺法兰和摄摩腾，以白马驮经返回洛阳，建立白马寺宏扬佛法，为中土第一座佛寺。自此天竺高僧陆续到中土进行译经，其中对中土武林最有影响力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之法，讲呼吸守意，与道家吐纳炼丹之术吻合至天衣无缝；后者讲佛教名数，涉及宇宙人生的关系，以无上意识为本元，令当时武林耳目一新，胸怀扩展。白马寺亦成为佛门圣地。”

龙鹰终于弄清楚白马寺的来龙去脉，难怪薛怀义占据白马寺，掀起大波。不过仍不明白眼前仙子为何这么有兴致谈起白马寺的历史，与他有何关系？

端木菱俏脸挥散着圣洁的光辉，一双美眸闪动智慧的光芒，香唇吐出的仙音不觉任何情绪波动，续道：“魔门第一代邪帝谢眺，对佛学生出好奇心，遂到洛阳白马寺听法，遇上同是前往研习佛法的敝斋始祖地尼，那时她仍未出家，修的是道家丹术，被誉为道门当时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龙鹰倒抽一口凉气，道：“竟有此事！他们是否打起来，导致将来魔门和贵斋的势不两立？”

端木菱没好气地白他一眼，竟然媚态横生，龙鹰一时看呆了眼，想不到她可从剑心通明的境界，转化为眼前凡心大动的可爱模样。只恨眼前妙况转瞬即逝，端木菱已恢复仙子本色，一副看破世情的方外人之态。

端木菱道：“刚好相反，他们是一见钟情，谢眺还让她翻阅《道心种魔大法》，然而好景不常，两人对佛教的看法出现南辕北辙的分歧，终于分手，不过却无损他们间的欣赏和交情，以后终生保持良好关系。”

龙鹰举起一手，道：“小弟可否问仙子一个唐突的问题，希望仙子坦诚相告。”

端木菱清澄如水的美眸一瞬不瞬的盯着他，一丝不误透过目光清楚传递责怪的信息。

龙鹰投降道：“姑娘大人有大量，小弟再不敢胡乱唤你作仙子了！”

端木菱唇角飘出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是那种难得一见格外扣人心弦的笑容。她徐徐道：“龙兄想问的问题，恕我无法作答，因为我并不知道。”

龙鹰难以置信地道：“姑娘真的晓得小弟所问何事吗？”

端木菱秀眉轻蹙，带点不悦的道：“你既说出要我嫁你，关心的是什么，乃路人皆见的事，有什么难猜的呢？”

龙鹰脑际轰然一震，因为掌握到眼前绝世娇娆的仙态之下，蕴藏着另一个生动活泼、千娇百媚的她，只看你如何点燃引发，虽然在目前那是遥不可及的事，但那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若非他有魔种的灵锐，能直接触感她的仙心，绝无可能发现她芳心的奥秘。最惨的是他首先要应付她仙心内的杀意。

他想问的是谢眺和地尼有没有发生肉体的关系。

端木菱再不容他纠缠，淡然道：“地尼遁入空门，四十岁坐枯禅时，忽然大彻大悟，从此离开佛门，蓄发还俗，融汇佛道两家功法，创出‘彼岸剑诀’，那就是《慈航剑典》的前身。接着的十多年云游四海，随缘收徒，传以剑诀。剑诀即佛法，即道法，剑道便是天道。入门出门，剃度蓄发，是寸心间事，一切随缘遇。”

龙鹰头皮发麻地道：“姑娘现在说的，肯定从不向外人披露，为何偏要对小弟说出来，是不是想小弟死也死得明明白白的，姑娘不晓得小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永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吗？”

端木菱双目射出怜悯的神色。在流垂两肩如云的黑发衬托下，尤显出她超乎尘俗的惊人美态，当她的眸神稍有变化，立即变得顾盼生妍，美目生辉。看得龙鹰目眩神迷，不能自己。

昨天当他见到花间美女，魔心立即失控，立下决心不论她如何有情无情，须付出多少代价，务必得到她芳心；现在面对静斋仙子，同样的情况像雪崩般发生，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他这般去做，否则将抱憾终身。

那是天然的吸引力，来自魔种的渴望，没有人力可以抗拒。更要命的是不但他的魔心渴求端木菱，他的道心更想得到她。从没有一刻，比这刻更令他感受到生命的真谛。

端木菱现出一丝苦涩的神情，柔声道：“谁要杀你呢？不过小女子确有破你魔种之法。”

龙鹰倏地坐直虎躯，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双目魔芒遽增，显出不可一世的邪帝气概。哈哈笑道：“原来如此！仙子可知小弟因在入庵前感应到仙子的杀机，

差点伤透了心，原来竟是一场误会。”

端木菱首次现出警惕戒备的神色，想不到一句话可把邪帝召魂似的召回来，讶道：“你不害怕魔种被破，生不如死吗？”

龙鹰从容道：“先不说仙子能否破小弟的魔种，小弟最害怕的是仙子对小弟毫无感觉，要杀便杀。至于仙胎魔种高下之争，对我来说乃为世间最浪漫迷人的游戏，当想到终有一天仙子仙心失守，委身下嫁小弟，眼前的灾祸苦难又他娘的算什么！”

端木菱瞪大美目，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其他男子，不论武功高低、身份地位，对着她时无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只有眼前小子不但当她是婚娶对象，口出狂言，还加句粗话，芳心真不知是何滋味。

龙鹰也知自己说话逾分，补救道：“嘿！请恕小弟一时给欢欣冲昏了小脑袋，把密藏心中的话冲口说出来。仙子大人大量，不要与小子我计较。哈哈！”

端木菱回复恬静不波的仙态，道：“你不想知道端木菱须破龙鹰魔种的原因吗？”

龙鹰再不是刚才的龙鹰，被她的仙姿妙态激上魔极的成魔至境，洒然道：“有什么难猜的？仙胎魔种，既是誓不两立的大敌，又是缱绻多情的一双。仙子自与小弟在上阳宫于命运的牵引下碰个正着，芳心一直记挂小弟，以致仙法大受影响，因而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找法明那混蛋算账。所以小弟现已成为仙子迫在眉睫之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收拾小弟后，仙子方可心无挂碍的对付法明。嘻！事实上令仙子犹豫难决的问题根本不成问题，仙子若全心全意爱上小子，一切可迎刃而解，万勿以为魔种会令仙子永不超生，只要小弟晋入大法第十一重魔变之境，魔种尽化道心，那时小弟对仙子将有百利而无一害。小弟更于此立誓，未臻第十一重的种魔大法，绝不真的碰仙子……只是……哈……嘿！顶多来个拥抱亲嘴，不会再有其他的行动。哈！”

端木菱保持在剑心通明的至境，一点不被他魔性大发下的疯言疯语影响分毫，轻描淡写道：“你可知你已成为小女子入世修行的最大魔障，由这刻开始，破掉魔种成为端木菱的唯一目标。现在你的大法仍未成气候，更糟糕的是你对端木菱心存妄念，令你没法尽展所长，发挥魔种。你的命运已是被注定了，不要怪我，

怪就怪你自己吧！”

龙鹰好整以暇道：“所以小弟说眼前面对的是苦难灾劫，恰好此正为乐趣所在，惹得仙子对小弟大动干戈，想想都觉有趣。不过仙子小心作茧自缚，你越对小弟下辣手，小弟越有机会登上第十一重境界，一旦魔种化为道心，仙子将失去对付我的天然动力，那时小弟伸长脖子让仙子去劈，仙子也舍不得劈过来，说不定还赏小弟一个香吻。对仙子而言，这才真是……哈……糟糕透顶。”

两人针锋相对，在动手前先来个斗口，比拼的正是仙胎魔种的心志道行。

端木菱微笑道：“你的魔种活过今天再说吧！”

龙鹰知她动手在即，忙道：“且慢！”

端木菱嗔怪地白他一眼，也在怪自己没法保持在剑心通明的境界，皱眉道：“若仍是一派胡言，勿怪小女子没兴趣听下去。”

龙鹰道：“横竖仙子决心破我魔种，自该对我多点优惠，嘿！我指的是耐性。”

端木菱没好气道：“是你令我失去耐性。说吧！”话出口方晓得犯了语病。

龙鹰却没有穷追猛打，正容道：“假设小弟能活过今天，可否与仙子订立一个爱情赌约，再续我们联手赢金子的赌梦。我这个赌约对仙子有利无害，否则如让小弟逃返上阳宫，难道仙子杀进来寻小弟的晦气吗？”

端木菱仙心重整阵脚，再不敢对龙鹰的魔力掉以轻心，悠然道：“小女子在听着呢！”

龙鹰道：“赌约期以一年，在这段时间内，只要仙子下战书，小弟一定赴会应战，这对小弟来说是非常不智的策略，所以如果仙子仍未能奈何小弟，便彻底打消干掉小弟魔种之念。哈！大家先变成不打不相识的知己朋友，其他一切，再看命运的安排。哈！仙子终有一天发觉小弟不但不是你的障碍，还是你入世修行的最佳帮手。对法明的来龙去脉，小弟肯定知得比仙子多，而终有一天，我会取他的狗命。”

端木菱淡淡道：“你真的知道他比我多吗？”

龙鹰道：“难道不是吗？”

端木菱叹道：“方外人本不应理会尘世事，只是法明居心叵测，硬以薛怀义任

白马寺住持，令佛门忍无可忍，举行了当时佛门最高层次的五僧会。结果是五僧联袂到现改称为僧王寺的净念禅院找法明说话，岂知法明一见面便动手，缠战竟夜，双方各有损伤，最可怕是法明说退就退，逼得五僧无功而返，且分别于百天内先后圆寂。”

龙鹰默默聆听，因知尚有下文。

端木菱道：“五僧于圆寂之前，写下当时与法明对决的过程心得，汇成一集，使人送上敝斋予师尊过目。她思索三天后，将汇集交给我，说当我看出眉目，感到有把握，便入世修行，不须有任何特定的目标，一切见机而行，如若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则随缘而安。佛法无边，世间事自有其背后孽力的牵引，勉强不来。龙兄还可以补充小女子对法明的认识吗？愿闻其详。”

龙鹰沉声道：“他就是另外一个石之轩，野心和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端木菱毫不动容，淡淡道：“还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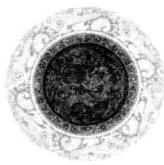
龙鹰道：“他是婠婠一手培养出来对付你们的秘密武器。”

端木菱终告动容，道：“竟有此事！龙兄是凭什么知道呢？”

龙鹰哈哈笑道：“过了今天小弟才告诉你，仙子请赐招，对我俩间的爱情游戏，小弟是迫不及待啦！”

“铮！”桌上古剑像得到生命般弹跳起来，在连龙鹰也差点看不到的极速里，端木菱一手握鞘，另一手拔剑出鞘，横斩龙鹰脖子，剑式全无花巧，却是大巧若拙，令龙鹰深感威胁的先天剑气紧锁他的心神。

终于领教到静斋仙子的厉害。



第
2
章

仙魔之战



龙鹰双掌猛推，本该是坚木的桌子寸寸破碎，化为尘屑般洒往地面，原来桌子早于端木菱挥剑斩来前，被她先一步以惊人的先天真气摧成碎屑，令龙鹰推了个空。

龙鹰哪想得到她如此了得，更知因低估她的剑心通明，不单被她占夺先机，更吃了用错魔劲的哑巴亏。

端木菱比他更神通广大。

龙鹰人急智生，先连人带椅往后翻倒，接着双脚连环高速轻踢，五个随桌落下的金锭，立即应脚朝仙子的香怀、纤手、面门、小腿和剑锋激射而去，还来得及大笑道：“仙子请收欠金。”

端木菱娇叱一声，拔身而起，直上室顶两丈许的高处，一个翻腾，爆炸漫空剑芒，劈头盖脸地洒下来。

以龙鹰魔目的锐利，仍要被眩目的剑影剑气撩至目眩神迷，幸好纯凭感觉，仍能掌握虚实，往后继续翻滚，同时震破椅子，其中两椅脚变作暗器，朝静斋美女疾射而去，余下两椅脚分握左右手里，“砰”的一声背撞后方墙上，土壁破裂。

两支木箭被挑得横飞开去，竟不能阻延仙子的攻势分毫。

龙鹰破墙来到室外的花园时，端木菱已如影附形的从破洞直追而至。

“叮叮当当”，金子掉往地面的声音接连响起。

龙鹰不退反进，迎往端木菱，两支尺许长的椅脚竟缩入袖内，变成另一双袖里的乾坤，强攻入仙子如惊涛骇浪般的剑势去。

双手变化万千，或指或掌，或劈或拍。护臂吞吐，招招宛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以目视，只以神遇，龙鹰使尽浑身解数，全力应付心爱美人儿长江大河般滔

滔不绝，一波接一波的剑法。

劲气爆破的声音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彻庵堂本该是清静无为的空间。

一盏热茶的工夫，两人名副其实的大战三百回合。

剑芒忽然消去。

气机牵引下，龙鹰想也不想，欺身而前，一拳朝仙子心窝轰去。拳未到，魔劲早疾吐而出，不过他非常有分寸，绝不会伤对方经脉，只会将仙子震得倒跌开去。

交手以来，他是首次抢得主动先手。

岂知仙子右手剑斜指地面，左手竖掌胸前，俏脸现出神圣的光辉，双目彩芒闪烁，整个人像到了另一个空间层次，下一刹那龙鹰的拳劲已被她的竖掌以一种他完全不明白的方式彻底没收，实招立变虚招，对仙子再构不成威胁。

如此奇招，龙鹰做梦都没想到，心知糟糕，又不得不退，两支护臂来到手里，一个旋身，旋往丈许外，离庵堂外墙不到半丈。

当他再次面对端木菱，后者的古剑照着他画出一个似依循着某一天地至理的圆圈。

龙鹰直觉感到美人儿在虚空完成的圈子绝对完美无瑕，不论那是多么没有可能，而此虚空之圈本身已足以慑服他的心神。

剑气压体而至。

龙鹰自出道以来，首次感到生命直接受到威胁，明白到仙子确有杀死自己的实力，大祸正迫在眉睫。

就在此生死悬于一发的当儿，他整体的精气神以电光石火的高速往上提升，险险掌握到静斋美女施展的仙法。

木护臂朝前左右斜冲，形成一股往外扩展的魔劲，破入对方无形而有实以最精致先天真气凝练而成的剑圈去。

“轰！”

两支护臂化为碎粉，龙鹰吃不住剑气冲击，往后抛跌，重重撞在外院墙处，“哇”的一声喷出鲜血。

端木菱往后飘退寻丈，又若无其事的朝龙鹰再次杀来，古剑爆起漫空剑芒，

狂风暴雨似的迎头照面的往他洒过去。

龙鹰闭上眼睛，一丝不误掌握到端木菱虚实难分的剑招底下暗藏的杀着，更感应到古剑蕴含的奇异真气。那是一束源自仙胎、高度凝练的生气，只要让对方刺破肌肤，此束“仙气”会贯体而入，长驻他的魔体之内，那时他的魔种将患上永不能驱除的“绝症”，种魔大法势必完蛋大吉。

仙子非是虚言唬吓，而是确有破他魔种的仙方妙法。

龙鹰左手画圆右手成方，然后圆方合一，形成连他自己也感到古怪，聚集全身魔功的惊人气劲，直撞进对方的剑影里去。

“轰！”百千剑影化回一剑，被龙鹰以精妙绝伦的双掌夹住剑锋。

端木菱首次现出惊异之色。

龙鹰猛喷另一口鲜血，照头照脸向美丽的仙子洒喷过去。

端木菱知他喷出的鲜血暗含真劲，不得不抽剑后退时，龙鹰斜冲往半空，再连续几个空翻，远遁去了。

龙鹰不辨方向地亡命逃窜，否则若让心爱的仙子回过气来，他将麻烦透顶。朝前跃下低崖，落到一棵松树伸出的横干上，积雪溅洒，霜挂断裂，就借枝干的弹力，斜冲往上，落往十多丈外另一横干。

现在最不智是寻路返洛阳。公主因他爽约而大发娇嗔是意料中事。搂着公主在香洁温暖的被窝内睡觉确是众多梦想的其中之一，不过人生总多这类事与愿违的情况。

太阳沉没西山，月儿爬上了天空，本该是有美作伴在陶光园晚膳的时刻，他却要为自己的性命狂奔。月照下的漫漫林海在眼下无限地扩展着，他是踏树浪而行，完全没有接触大地。愈展开身法，魔功愈运行，愈是不费气力，且逐渐忘掉身体的创伤。大地、林海、夜空、星辰和明月以他为核心翩翩起舞，一切都像为他而设。最后他忘掉一切，再无他物。

如果端木菱晓得他现在的情况，说不定会立即弃剑认输，乖乖承认奈何不了他的魔种。

原来端木菱连续三招两次重创龙鹰，杀得他落荒而逃的剑招，来自地尼所